

統一戰綫

第一卷 第十八期

關於各級學校遷設港澳問題

論所謂三大政策

短評

「當中國戰勝的時候」

獻金運動中見聞什感

嗚呼日本的武士道

中日戰爭與世界前途

列強海軍陣容鳥瞰

柳州的「七七」

由張高峯事件窺測防共協定

抗戰在徐聞

香棣方

林乾祐

殷佩

符傑

周天驥

賽珍珠著 何汝津譯

黃希文譯

莽曙

鄭秋華

玄明

痛改豪華之生活

奮發刻苦之精神

「現值國難嚴重，敵寇深入之際，欲求貫徹抗戰建國之目的，端賴全國上下共懷憂患，交相惕厲，痛革豪華之生活，奮發刻苦之精神，厲行節約，長養國力乃足衝開艱難之前路，完成救國之成功。凡我黨政人員尤應如何愧痛修省，以身作則，為各地民衆樹之模楷，丕變風氣，方無忝于職責。……須知憂勞興國，逸豫亡身，古有明訓。今日何時，存亡安危，爭于呼吸。試一念前線士兵經歷寒暑，浴血壕塹，被難同胞，廬舍蕩析，流離溝壑，應必食不下咽，寢不安枕，尙何心肝，獨圖宴安！若復自忘責任，罔顧艱虞，是直喪盡廉恥，何顏居于公職？更何以領導民衆完成革命？茲爲洗伐頹風起見，不能不整飭綱紀，嚴予糾繩。務希我黨政人員，咸各激發天良，深切猛省，以先憂後樂爲己任，以茹苦含辛爲當然。一切衣食住行之生活，務循簡單樸素之原則，上下糾檢，互相規責，勿拘于階級，勿徇于情面，倘仍有言不顧行，或陽奉陰違者，一經察覺，除按情議處外，并當公布事實，以與國人共棄之，而爲玩視危難毫無血氣者戒。」

——節錄蔣總裁代電——

關於各級學校遷設港澳問題

香棣方

我提出的是本省各級學校遷設香港澳門開課的問題。這問題，或者是許多人久已注意的，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不過，當時我以為有些學校遷設港澳，是不會影響到抗戰工作而形成教育上一個極大的遺憾；在敵機轟炸下，這小部份人沒有意識的行動，料定必會受社會輿論的制裁，和政府的取締的。但是，現在情形的發展可有點不對了；各級學校遷設港澳的成為抗戰中一種當然的行動了，在報章上登載着招生廣告，目不暇給，他們要整千整萬的有為的學生到港澳去。這種趨向，無論如何是一件很刺眼很動心的事情，我以為就國家的立場說，為國家體面，為經濟關係，這種行動要不得，更不應該擴大起來！何況對於抗戰建國的前途影響至大！我委實不能再度緘默了，因此，將個人的意見寫在下面，以供有責當局的採擇。

第一，國家民族遭遇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難，這就加重了我國現代青年的責任。為使青年在責任上能勝任愉快，對於他們的信心和力量的培養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抗戰建國教育之所在。就一般說，為着養成青年這信心和力量，須有一個表率；所謂表率，近一點說，是學校的師長了。做師長的站在那一點來領導學生薰陶學生？不待說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因此，須要有一種躬行實踐，不畏艱危，造成社會的抗戰風氣的師長。由廣州逃到港澳去辦學，這種動機是不可思議的。身在港澳而談抗戰，終是在表率方面有些慚愧。這樣，所給予學生精神上的影響是怎麼呢？把國家民族丟在後頭，而言教育，這是如何一種打算？

第二，現在是「抗戰教育」時代了，所需要的是「教」「學」「做」的合一。怎樣教，怎樣學，怎樣做？那離不了抗戰實際的環境的。與這環境深深印合，隨時隨地啓發學生抗戰的信心；充實抗戰的力量；而又可增加抗戰的經驗。反此，就是一種空洞的理想，不切實際。港澳的環境，在抗戰中，是抗戰的前方，還是抗戰的後方呢？不必詳說，是割讓外人的一個恥辱的地方。住在這裡的人們，精神上就受着極大的壓迫。那是辦理抗戰教育的地方嗎？事實告訴我們，在這地方有許多抗戰工作受外人干涉着；有許多政府命令不能施行着。

第三，退一步說，或許是他們見敵機頻頻轟炸廣州，為着學校和員生的安全起見，把學校遷到一個最安全的地方如港澳者，是他們遷校唯一的理由罷？不錯，政府為着人民的安全，曾勸告婦孺離開廣州；又曾極力疏散廣州的難民；又曾令學校加強防空的設備；又允許學校選擇安全的地方；但，沒有令學校遷設港澳一回事。學校遷設的地方很多，廣東有七十一萬六千方里的幅員，隨處有良好的校址，有安全的环境；事實上遷設內地的學校，何嘗有危險發生。即使中國的國土不及港澳的安全，這須知道：今日何日？安全是有限度的。學校是負什麼責任？萬不能遷設外人統治下的地方。在國際戰爭史上，搜不出將學校遷往外國一個成例。

第四，各級學校遷設港澳的行動，在政府方面，找不出一點法令的根據。在抗戰建國綱領上，看遍了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各條，找不出一個字與這行動相關聯。究竟他們持何種理由遷設港澳？政府亦任其自由地遷設港澳而不問？社會上許多人

正求這個解釋。我人知道：教育是國家的事業，不是買賣的行爲；是爲抗戰建國而教育，不是爲小部份人的利益而教育；是爲中華民族整個生命而教育，不是爲個人生命而教育；現所需要的，是從教育而得到抗戰的必勝，建國的必成。可是他們這種行動，不顧及影響政府抗戰教育的實施，不顧及阻礙學生服務抗戰的工作，祇看學校是個人的私產一樣遷設港澳，談不上抗戰建國中的一切的一切罷！

其他的不必再說，祇上列的四點，他們遷往港澳實是錯誤的行動，而亟須糾正。我順便提供一點意見：

(一)由政府通令，凡在「七七」抗戰以後遷往港澳的學校，在奉令一星期內遷回國內。

(二)凡在「七七」抗戰以後請准在港澳設立的學校，亦令其遷回國內。

(三)不遵令的學校，一律解散，並處分其負責人。

(四)政府應認真調查各學校的防空設備，以避免損失；如學校經費不敷者，由政府酌予補助。

這是我個人蘊積下的一個感想，但自問純出於愛國家愛民族的熱誠，不是對任何一人而發出。我十分誠懇的盼望有實當局，對於這種惡劣的行動，急速加以挽救！并望文化界諸公，對此有嚴正表示！

中日戰爭與世界前途

賽珍珠女士原著
何汝津譯

此文發表於七月份「The New York Times」，原題意爲「勝利者與世界」，係推論目前中日戰爭，如果是中國勝利或者是日本勝利，對於世界各國所可能發生的影響，尤其關於各國在遠東的權益方面，結論是以爲中國勝利，可以獲得世界和平。此文會由張今人譯載于文摘廿八號，僅節譯了一半，現特從新補譯，俾得窺全豹。

譯者附識

現在時候到了使世界正好開始來問一

假使日本戰勝

問它自己：「在當前遠東的戰爭，中國戰勝了好呢，還是日本戰勝了好？」這並不是說，我們預期着這一個或者那一個國家成爲勝利者，而在最近將來，這一次衝突會獲得一個解決。其實，這種解決，或者尙在很遠的將來才能得到一個美滿的平等的妥協；如今則顯然還沒有成立妥協的可能。不過，我們假定中國或者日本將來取得勝利者的地位，總是可以的；因爲在某種限度內，他們中的一個將來最少會規定一些妥協的條件，而他方則將被迫要接受這一些所規定的條件的。

那麼，是什麼爲這世界所預期到呢？首先，任誰也不會以爲遠東的發展在戰爭之後會和戰前一樣的狀態。無論中國抑或日本將來都是一樣，而他們與世界的關係將來不是一樣。戰勝的國家將來即刻升到一個可驚的重要的世界地位。

日本可以戰勝的。就是她可以戰勝到盡可能地規定一些所謂和平的妥協條件。以後怎麼樣呢？以後就是由她建立中國。她的工業會把工廠築在那裡，中國市場會成爲她的市場，繁榮的結果，使到日本強大，比以前的日本尤爲強大。她當前的政策會成爲遠東的政策。她會規定其他列強與中國發生關係的種種條款，而這些條款必是一些盡量排斥列強的條款。日本不僅會變成一個頭等的強國，而且是一個執遠東牛耳的超等強國。她的過份的驕傲，將立刻的使他從事進一步的攻取。她會企圖着往昔舉世無匹的羅馬帝國時代的勢力和領土。

所謂日本的勝利，即指明在將來有無數次較這一次戰爭勝利爲大的勝利；亦即指明在遠東帝國主義和一個帶有法西斯意

論所謂「三大政策」

林乾社

近來在報章雜誌上面又看得見有人在鼓吹「三大政策」(聯俄，聯共，農工)，甚至說是「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這是一個含有毒素的口號，原來最盛行是在民國十五年間，國民黨清黨以後，已經沒有人再提了。現在因為時局的演變，又舊事重提。我們爲着肅清思想的毒素，加強抗戰建國的精神方面的力量打算，應該把它糾正。

在總理全都遺教裏頭，我們沒有看見總理說起「三大政策」。總理雖然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蘇聯又確實能以平等待我，值得我們聯絡；但這不過是一個事實適應了一個廣泛的原則罷了，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聯俄政策」。換句話說，凡以平等待我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值得我們去聯絡，不單純是「聯俄」。其次，關於共產主義，總理指則不適合國情，不能採用；但是曾經參加過共產黨組織的人，如果能夠放棄他原來的見解而信奉三民主義，他可以容許他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這並不是「聯共」，也不是「容共」，更談不上什麼政策。至于所謂「農工政策」，那更是謬誤絕倫。我們知道，總理的主義是要根本消滅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現象的，所以「解放農工」是總理的主義的一部分，不是一個因時因地運用的政策。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道：「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以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

義的軍國主義國家的凱旋；亦即指明這一個世界必定立刻就可以看到能相匹敵的軍隊從事較現在規模遠大得多的戰爭，因爲日本的勝利就確定了未來的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了。爲着未來戰爭，日本需要種種資源，這是她要急於佔有中國的道理。假使未來更大的戰爭是延擱了，那只是因爲她把時間用在改組中國去了；至少，這一次戰爭要等到在遠東感到完全失望的國家發生了憤慨和抗爭才會爆發的。

假使中國戰勝

當中國戰勝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料它的力量的極度擴張。這力量將不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物質上的。中國人在近代頗感到落後的痛苦，尤其感到物質落後的痛苦。他們已經知道他們在軍事力量上的脆弱。他們甚至懷疑他們能否成爲一個現代的軍力強大國家。他們企圖以他們的淡泊自甘的人生哲學來爲自己慰藉，雖然他們知道這不足以抵抗炸彈和大砲。那些可怕的近代戰爭的機械工具并不能橫行無忌，他們已能用他們自己的工具以打退有坦克，飛機，和海軍的日本人，這些事情已經對中國人發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已經告訴他們，第一，機械並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

可怕，那樣有力量，第二，他們在本身就有抵抗的工具。他們現在相信，他們必然可以以自己的力量和決心取得最後的勝利。

當他們戰勝的時候，這個新的信心在戰後定能給他們以極大的鼓勵。他們要完成的或企圖完成的事，是無比的鉅大。中國將要有像歷史上極少時期所曾有的興盛。對海外的各種購買將要大大擴張。各種摩托車將大爲需要，鐵道將要開闢。差不多任何東西都能賣給中國人。因爲中國自己的工業還不能趕上它的需要，同時它在海外的信用將要很好，因此它便能在海外隨意購買。它在那時急需各種各樣的东西，不僅爲了重新建設被毀壞的一切，並且是爲發展給戰爭所打開了的內地。

以後，她因爲工業化，會造成了那非常受人歡迎的國家的這一個地位；因爲她是世界上最好的顧客。而後不會就想買日本貨。以後便是其他國家商人贏利的時期，同時贏利成爲可能。因爲時間消除了成見，日本人能繼續以較廉於他人之價出售貨物，而他們會知道他們的利害所在來爭回他們的中國市場的，而他們將會這樣幹的。假使，因爲中國會這樣機智地從事一種公平的妥協，在戰事結束後五年，世界

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實言之，即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也」。這是很顯明的指出國民黨的組成是以農工爲主體的，而它奮鬥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爲着要解放農工，換句話說，國民黨的組織和工作差不多整個的是爲着農工，那裏還會添一個蛇足——「農工政策」？

依據上面的事實，我們知道，總理生平沒有提倡過什麼「三大政策」。如果說總理在政治上有一個主張便是一個政策，那末，總理的主張很多，當然不止三個大政策。爲什麼在民國十五六年居然有「三大政策」這個口號發生出來呢？無疑的是共產黨的所爲。共產黨藉「聯俄」「聯共」「以自重，以「農工政策」「污辱國民黨」——共產黨人不顧事實的污辱國民黨，說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策，因此才說國民黨有「農工政策」，是一時的利用農工，欺騙農工的。相反的，共產黨才得說惟有它才是真正代表農工階級的，才是根本解決農工問題的。而少數希望以跟着共產黨亂叫亂跳來換取共產黨捧場，因而獵取官祿或「革命領袖」的頭銜的人才會大吹大擂，說要擁護「三大政策」。真是可恥，可恨！

「當中國戰勝的時候」 殷佩

中日戰事到了現階段，日本踏入泥淖中不能自拔，重重的困難使它毫無致勝的把握；反過來說，中國必能獲得最後勝利的一點，已不用懷疑。外國的政治家大都一致地如此觀察。這個推

或者會看到中國和日本結合起來，甚至和中國在商業中佔有大份。因此，其他列強在道義上應該使到他們消除中國在戰前對日本的仇恨，因爲這一種仇恨會很短的。無疑地，當這兩個國家進步的時候，他們會看到友好時較對敵時的利益大得多。

當中國戰勝的時候日本或者要變成一個二等國家，而中國則將成爲遠東的領袖國家。中國將有各種機會變成這樣。假如它不變成這樣，那就是因爲它傾向於回復到幾世紀所造成的那長期的平靜無爲的趨勢。這大概不會的，因爲現在中國身上有了一個細菌，這就是民衆運動的細菌。中國的一般民衆在戰爭結束後不再是一個不會講話的動物，戰爭已經喚醒了他們。共產主義者與國民政府間的休戰並不是永久的。每個有知識的中國人知道當戰爭告終時，他們自己國家的組織的問題就會發生。可能是這樣：政府在形式上將要比現在更普遍化一些。曾經有過力量的銀行家不再有力了。軍閥也會除去，他們的權力將隨戰爭的結束而告終止。中國將變成一塊極乾淨的石板，將來在這上面寫字的人民恐怕就是現在比較年輕的急進份子。這並不是說中國將要共產主義化，而是說它恐怕將要更普遍化，更民主化，政府工作

的重心將要放在分配土地與發展農村上。

作爲一個勝利者的中國，將要有一個比過去所有的更堅定的外交政策。在他的領土上將不再有外國的勢力。他們需要外國人他們需要外國商業，但是中國人將要管理一切。中國再不會讓外國軍隊駐在它國裏，在它的河川裏，也不會再有外國的兵船。除掉高麗臺灣和滿洲，同時，中國人也不會有領土的野心。因爲中國打理她自己至少也要有一個長期間。也許他們會發展一個泛亞細亞國際聯盟，但這並不是一個中華帝國。總之勝利後的中國會在一極短的時期內變成一個頭等強國，然而絕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強國。她將不改變她本來的特質。她沒有趨向獨裁或者帝國的目的。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它主要的經濟利益，活動，和它的本性能在它本國內得到滿足。

自然，這是值得注意的，中國現在已從事建立一枝有訓練的，人數達千萬的軍隊。假使他們好好地訓練和繼續支持着他們的訓練的時候，中國可以不再是個沒有武裝的國家。對於戰爭，她回轉到她古代的態度，抑或她採取了像軍事競爭的態度，這是值得重視的。她或者會把這兩種態度來折衷，樹立一枝軍隊來保衛和統治那

斷是不錯的。

然而，當中國戰勝的時候會怎樣呢？不明白中國的民族性，不瞭解中國人共同信仰的三民主義，不清楚中國的國情的外國人，就往往不免有誇大的和錯誤的推論。

紐約的 Christian Age 有一篇論文說：『經過這一戰之後，牠必能在短期內樹立遠在日本之上的政治的經濟的力量。在東亞方面，中國必從此成爲盟主。舉凡各國在華的勢力區，都將從此一掃而空。』這完全是誇大的說法。『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是出于天性』，『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已經講過，我們行的是王道不是霸道，那何需乎做什麼『盟主』。如像日本帝國主義之以東亞盟主自居，豈不是戰勝後的中國成了第二個驕橫跋扈的日本嗎？民族主義的真精神在『濟弱扶傾』，在維持世界和平，推進大同之治，而絕不是徒恃武力的霸道，成爲帝國主義的變相。列強在遠東的利益將一掃而空嗎？是的，不平等條約會解除；而真正的互惠互助則是中國所願與列強携手的。中國戰勝了，需要從事大規模的建設，一切富源的開發，均有賴于外國的投資，以及技術的合作。列強在華的正當權益，當然予以強有力的保障，用不着恐懼與懷疑。國際間的合作，那時正歡迎之不暇，又怎會一切外人勢力一掃而空呢？所以這種推論，無疑的陷入誇大的空想。

賽珍珠女士說：『共產主義者與國民政府間的休戰并不是永久的。每個有知識的中國人知道當戰爭告終時，他們自己國家的組織的問題就會

些她想要收回的領土的；但是，并不是爲着侵畧，因爲她不需要殖民地，在她己的領域內有偉大的資源。

當中國變強的時候，日本就將變弱。如果日本遭受失敗，她便不能再進行一個侵畧戰爭，它將滿足於它現在所有的土地。事情也許是這樣：當中國在東方佔了領導地位時，日本不再成爲一個頭等的強國，它將需要重建它毀壞了的市場，整理它的財政。還不僅於此，假如日本打败了，它在國內就有許多人民起來反對現存的統治。我並不相信日本會發生突然的革命，因爲現代的日本已經建立得很久，不會一下就坍下去。不過陸軍和海軍的專橫不再能繼續下去，更開明的態度一定會聽得到，軍國主義日本的時代將告終了。無論如何，戰敗的日本不再是世界的威脅者。它必須成爲一個買賣東西的商人，而不是一個率領無敵軍隊的傲慢的領袖。

於是，全世界會遇到這些可能性。對於整個世界說來，那個勝利比較好，中國還是日本？在我看起來，中國得勝對全人類是極有利的。這並不是因爲每個的中國人比較每個的日本人更有道德，更慈善些。我懷疑這是事實。在好壞的比例上，一個人和別一個人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但

是中國人的思想與存在的方法對於全人類是比日本人的思想與存在的方法更加好些。這根本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市場上的問題。老的名言依舊是對的！一人怎樣思想，那人就是怎樣。中國幾百年來的這種思想已經產生了一種人對於社會比日本人思想所產生的人少危險些。如果日本勝了，全世界就得準備更多的爭鬥和侵畧，至少是經常的衝突。但當中國戰勝了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盼望到和平。

更生評論

第三卷 第十二期要目

論社 從獻金運動到獻物運動

新道德運動的展開

黃文山

精神動員與黨員革命道德

劉偉森

談談從政者的道德修養

沈鏡

政黨道德與民族統一戰線之前途

伍重光

以道德爲中心健全人治推進法治

駱明夫

從祖會心理學上論戰爭與道德

許宏

新道德建設運動與民族復興

凌維素

發揚民族精神與國民道德修養

謝富禮

道德教育圈中之中小學訓育論

辛志平

道德修養之心理學的解釋

羅鼎天

新聞紙與道德

范正儒

輯

發生。現在通用的政府那時就會不適用。這同樣的是似是而非的推斷。是的，誠如賽珍珠女士所說：「更普羅氏，更民主化，政府工作的重心將放在分配土地與發展農村上。」然而，解決土地問題與發展農村問題，民生主義社會的實現，可以給予人民衣食住行的滿足。國民政府正在向三民主義的程途前進中，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抗戰勝利，建國告成，政府到了那時祇有愈益為人民所擁護，因為國民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各階層的民衆所共同愛護的。那末，「現在適用的政府那時就會不適用」，何所據而云然？如果說共產主義者到那時會攻擊政府，推翻政府，這也不見得。中國共產黨已經再三聲明，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抗戰勝利以後，也要與國民黨共同努力。我們相信共產黨人的忠誠，我們相信他們已經確切信仰三民主義，祇要他們不曲解它，就得跟着「一條戰線走」。三民主義的實現，是一件艱巨之事，縱使中國戰勝了日本，非注全力于經濟建設，埋頭苦幹如蘇聯，也不容易達到人人經濟地位平等。那麼，那時國家的組織誠然更民主化，踏上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但始終是領導抗戰的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無可變義的，因為三民主義已經佔據住全中國的人心，任何暴力再不能給它以絲毫損害的了。

列強海軍陣容鳥瞰(二)

John C. Wins Low
黃希文譯

——羅斯福先生的「小」海軍——

Current History, U. S. A.

美國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正式公佈的軍備競爭的一般說明，係發表于去年七月二十八日海軍部之比較的材料摘要，那五種主要種類（戰艦，巡洋艦，航空母艦，驅逐艦與潛水艇）的三百五十三艘戰艦，是建造于六個海上列強的船廠，而那種建造速率，甚至比較戰前的競爭更加急速的。那六個海上列強中，美國是最少活動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國會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度的會計年度，通過五萬二千九百萬美元海軍經費法案，一個準備平時紀錄，於紀錄時提出表決。在法案的諸要點中，就是為進行建造兩艘三萬五千噸價值六千萬美元之戰艦，而分配四百萬美元，準備建造十二艘新式驅逐艦與六艘潛水艇，建造三百三十三架新式飛機，與增加海軍隊伍力量由九萬三千人以至十萬人，此外于下一年增加三千人。

龐大的經費中，一萬八千五百零八萬四千五百七十九美元是用于海軍職員的支付生活與運輸方面；一萬三千萬美元是用于建造方面；四千九百五十萬美元用于空軍方面；二千四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美元用于軍需方面，包括軍械與靶子實

習的製造（牠大約費二千三百萬元于發射十六吋口徑大砲雙重齊發）；二千二百零八萬零八百八元為機械的保存與更新；與一千九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萬元為軍艦設計，修理，維持與改造之用。其餘一萬萬美元則為雜項，如海兵隊，海軍學校，與各種海軍造船所工作之用。

會計局的評價，表示為着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會計年度分配五萬七千六百萬元，顯然比早年增加四千七百萬元，並且準備增多戰艦兩艘，七千五百噸之輕新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八艘，潛水艇六艘，掃海艦一艘，潛水供給艇一艘，艦隊曳船一艘，以及油船一艘。

再者對於建造中的各級海艦，最先為珍珠港與夏威夷島而建造的兩個新式鋼浮塢。牠們中之一—ARD-3 將為全世界之最大的，長一千零十六尺，重四萬五千噸。由甲板上至船底的龍骨為七十五尺，為其船梁則為一百六十五尺（瑪麗皇后船 Queen Mary 同樣長度，但其船梁祇是一百一十八尺長）。依照一九三七年二月美國海軍法例程序，這巨型的戰艦醫院，在船首與船尾之下，包括有住房，醫院，以及電影戲院，「將使在太平洋上對於軍艦的給養與修理的工作，有很大的便利，與將使夏威夷羣島更為重要，成為海軍的中心。」

獻金運動中見聞什感

符傑

一週來廣州市民熱烈踴躍的獻金運動，表現了廣東的偉大精神，表現了愛國的聖潔之心，尤其是一般貧苦的大眾——街頭小販，碼頭苦力，擦鞋童子，雜民，車夫，寡婦奶媽以及店員學徒等——「他們不管是烈日當空，不管是大雨淋漓，不管是空襲警報，不管是機聲轟轟」；而他們都滿不在乎的如茶如火的敬獻汗血之資。有的是錘破的錢，有的是囊中的金，有的是唯一而珍貴的紀念品；這種偉大的愛國表示，實在令人可歌可泣！發揚偉大的廣東精神，來保衛光榮的國家民族，這輩的貧苦大眾，可算竭盡責任了。

青年的男女學生們，他們這數天來爲了勸導同胞的踴躍輸將，三五成隊的在街上給家曉戶喻，在台上的力竭聲嘶；這種愛國熱情，打動了不少中外士女——慰勞！嘉尚！提高了不少的中華兒女——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無疑的將由這種努力去完成。

由于這次熱烈的獻金運動，不僅証明了中華民族潛力的偉大；同時，是給予瘋狂的日本軍閥感着：「中國不可侮」的一個有力的證明。

其次，這次外國人士的踴躍獻金，充分表現了公理正義的不滅。我們對於這種偉大的同情，是非常感佩的。

可是，在這次獻金運動中，同時發生有一二

雖然我們海軍的空軍力量的實際號數比率，在列強中位于第六位（現時我們有飛機一千五百架，但企圖到二千架），但在效力方面是不落于第二位的。並且對於形成這種海軍支部的細胞之正規官員，我們爲適應急切的行動，已有高度訓練的與精選的領港者之準備，在五百名申請在彭沙科拉之海軍航空學校受訓者中——多數是大學畢業的——祇有一百名是被取錄的。經過十二個月飛行與技術研究的嚴格訓練之後，結果這一百名中祇有五十名保留受更高級的訓練。選出之領港者須在艦隊服務兩年，即在航空母艦或在戰艦與重巡洋艦中充當軍官，各種艦都携帶兩架至五架海上飛機。在這時期之終結，他們才正式領到薪俸，每個飛行殉職時可領到一千五百元賠償金，這不是小的賠償金，因爲事實上現在通常的平民，出校三年能積蓄得多少者是很少的。

與我們漂亮的飛機作顯明的比較，羅斯福先生的海軍之一部門，無論在量與質方面都是落後的。很幸運的，如肯尼地海軍委員會的一個明白的成果，即對於我們的商務航業已有多少建白，但非經許多年後，我們對一切重要的戰時使用的軍器，不能指出任何滿意的程度。

摹倣

在國會現今的開會當中，除必定的成爲法律的預算的經費而外，一個二十萬萬金元——設計增加一切部門經費比現在目標多過百分之二十一的長期計劃正是嚴重地討論着。像每年任何超出龐大預算經費的支出，這是極端不會發生的，我們

祇有逐漸進行我們的全部建築計劃，可像英國的情形一樣。她現在的目的，在於巡洋艦七十艘，但我們的計劃的夢求或爲四十二艘。海軍部作戰局長威廉李特海少將，於去年冬在英國宣言之時曾說過：「這是一個公正的推測，若果任何其他列強擴張牠的海軍，勢要步隨其後塵。」速度如何，他還沒有說及。在一個軍備競爭或一個戰爭當中，由于新型的戰艦的迅速的發展，與舊型的毀棄的加速，多數有名的海軍軍官都認爲長期的擴張勝于任何突然的建造。

爲着估計將來，社會上成熟的意見與形成輿論的各種意見是很有用的，這裏有四個明顯的集團：

一、孤立主義者 他們斷言美國永無被攻的危機，不應作影響世界情勢之企圖，因此，爲維持牠的商業航路而設的一個強大的海軍，應該是非常充實的。孤立主義者在今日雖然比較勢弱，但通過美國中西部與其他島嶼的地方，他們的意見常是一種力量。如果一個人不見到海洋，是很難想像到戰艦的需要。

二、「條約海軍」的主張者 他們會局限我們的海軍于已滿期的條約之限制，相信我們如果參加另一個歐洲大戰，這樣的一種勢力必能國防衛我們的獨立，與選擇我們自由活動的決定權。但這個集團可快知道，由于無限制的競爭，要規定任何獨斷的限制是不可能的。海軍力量是相對的。一方面他們所建立的艦隊或是世界上最強者。在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海軍強大了兩倍，非常「條約的海軍」就可像一個足球隊一樣有用，

件令人不滿意的事實：

一、殷戶富商的慷慨——這次獻金運動的登記表上，殷富人們呈獻的數目，還是很少很少，殷戶富商這次對於獻金情緒的冷淡，是大家所承認的。自然，踴躍輸將者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數的富商，寧願在紙醉金迷的地方過着他豪華的私生活，而對於救國的獻金，却是那麼慳吝；這種準備做猶太人的富商們，是這次獻金運動中最大的污點。

二、無恥暴徒的逞兇——在獻金運動的第二天，有一隊童子軍在街頭向行人勸募，當時適有一輛很威風的流線型汽車經過馬路，那童子軍等便上前很誠懇的向其勸募；詎那涼血的暴徒（據調查係某軍中的一個庶務）竟老羞成怒而揮手向該軍軍毆辱；這是偉大的獻金運動中最大的遺憾！對於這種遺憾，我們要求軍事當局有一個明白公正的結束！

嗚呼日本的武士道

周天驥

提起日本軍人，就不覺令人聯想到「武士道」這個名詞。

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各處的土地都分給許多諸侯管理着。此種封建統治，直至後來廢藩置縣的時候，纔告完結。

當時藩侯的府裏，都養着許多武士，以為藩侯的心腹爪牙，這，似乎有類似我國戰國時孟嘗君等的門下客。一般武士在

祇以六個人可以達到牠的極點的競技了。

三、海軍第一派 牠包括多數海軍官員及與海軍有關的官第，主張與英國絕對同等。

四、海上最高權威的過激論者 他們主張世界和平祇有如過去的雅典羅馬與英倫，掌握支配海權的勢力，才有可能。現在祇有美國一國由於其孤立之難于攻取，與其資源的豐富，無疑的合格為海軍的最高權威，因此，將來的世界就掌握在她的手中。自然，這裏有豐富的歷史證據支持這種理論。在戰爭緊接的幾年中，當這最強大的艦隊已將近完成于我們造船廠的時候，我們已有一個無比的機會來成功這海上的最高權威，但因軍備限制的原故，我們應緊守秘密。我們如能預言今日如何前進，我們在國際的四絃琴上，或要奏一種不同的調子。

將來的展望

羅斯福政府的海軍計劃，加以明顯的外來的原因，自然為將來許多年辰，留給我們以海軍精神，雖然基于經濟的考慮之輿論，是永不容許我們跟隨第四個集團的理論，猶如不容許準備的集團將于何時屈服于孤立主義的政策。

因為戰時我們「偉大的中立」之天然的地位，和英國比較的不容旁觀任何歐洲戰爭，這表現我們沒有理由與英國作海軍擴展的競爭。無疑的，我們將繼續趨向海軍「第一」的目標，但這「第一」實際的意義，就是「不要大落後于英國，與當然的在日本之前。」

許多人，連羅斯福先生在內，相信我們現在與將來的建艦計劃，是完全依照我們趨向軍備限制的目的。當然華盛頓會議的成功，由于那時我們有廣大的潛伏的力量。因為我們地理的位置，在將來的減軍討論中，我們必要站在領袖地位——當站在任何領袖地位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夠說：「讓我們完全廢除軍備。」來替代「為什麼你們不把你們的艦隊降低至我們的水平？」的話，這是更加有效的。

現在我們祇能預述蒲拉特少將於一九三五年在外國事件的一篇論文所提出的問題：「將容許華盛頓會議所建立的安全與和平之愉快的開始，淪入遺忘事情的地獄嗎？」

觀察過去三年悲慘的發展，這答覆必然是：「是的，最低限度是暫時的。」

一九三七，八，一九。

汗血週刊

第十卷 第七八期合刊要目

- 大武漢的將來..... 莫子材
- 青年怎樣認識政治參加政治的一個問題..... 香棟方
- 發展地方報..... 任學明
- 發動民力的組織與宣傳..... 何勇仁
- 日本沒有非帝時期..... 仲若
- 勵行節約進一步的檢討..... 羅汝榮
- 羅斯福遠東政策的透視..... 劍魂
- 戰時教育漫談..... 黃恩沛
- 遠東形勢與日本的徬徨..... 李佐泉
- 由歐戰各國之糧食生產統制論到我國..... 孫兆乾
- 怎樣保衛戰時的鐵路..... 柯仰賢

平常的時候，總是和他們的主人飲酒下棋，吟風弄月，一旦到了有事的時候，就為他們的主人，執干戈來和鄰藩的武士鬥爭。這種武士精神，實際是完全建築在狹義的「復仇」和殘忍的「嗜殺」上面。

平時武士們在市街行走的時候，一般町人——日本稱商人為町人——遇見了他們，總是頭也不敢抬的，鞠躬等候他們過去；於是形成了武士階級的專橫，增強了他們自傲的心理！

一個武士遇着了有殺人燒人的機會，總要帶領他的孩子到刑場上去參觀，希冀把他的兒子在幼小時有機會在恐怖殺人的場合來「練胆」，這是武士們嗜殺心理的養成。

到了元祿年間，爲了「赤穂國」四十多名浪士（國已削滅者所屬武士無所屬而流爲浪士，是亦浪人名稱之起源）替故主復仇，自首剖腹後，狹隘的武士道更風行起來，而一般日本人都已籠罩在「嗜殺」「復仇」的靈霧裏了！

以上的說明，就是從日本人所誇傲的「武士道」的構成上，其分析所謂「武士道」究竟是包含着怎樣一些成份。

然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只是在淪陷地區的姦殺，在不設防城市中瘋狂的轟炸

柳州的『七·七』

（柳州通訊）

莽 曙

（一）一個願望在心頭

七七，這悲壯輝煌而偉大的抗戰建國日，真臨的幾天前，在小型的柳州日報上，便登載着由於這裡的各機關團體和學校議定的紀念辦法了。

而于紀念辦法中，有着在七七的前夕舉行火炬巡行這一項議決案的。

——這裡的火炬巡行總會比梧州的好點罷？前十幾日，我爲着一點事情羈留在梧州過了一個星期。這之間，是曾經巧遇到那兒的一次火炬巡行的，可是那晚的七時，我在那兒最繁盛的地帶散遊着，却沒有看見到巡行的隊列經過，也沒有聽到遠處傳來巡行到必然產生的歌吟或者呼號的洪大吼聲；而回歸旅居的地方去，雄子却又告訴我他是見着的，那時我真是有點茫然之感！

——是的，但願這裡的火炬巡行會給我一個好的印象！不，還願望整個的七七紀念大會也有好的表現啊！

（二）前夕

日子經于到了七七的前夕了。

六點鐘左右，我雄子和李到公園去，路經開會的地點——公共體育場。那時，那兒的講台左邊有十把二十個穿着草青色制服的某校樂隊在整

齊地站在着，閃耀着輝煌的金色的銀樂器在各人的跟前，幾十個小孩子佔領着四周優勢的地位，貪婪而迷戀地望下銀樂，又望下樂手……

除此，講台空着，草場也空着。規定的開會時間却是夠了。

半點鐘後，我幾個人從公園再走回會場來，參加的人多到點了——講台的正面站着百把二百學生，右邊有一排全副武裝的軍隊，離學生隊的遠遠後邊有一羣穿着嶄新的黃制服，黑皮鞋的警察，場的四周零散地來去着觀眾，台上也有了人。

天開始撒下千百萬條纖細的雨線，那千百萬條雨線織成了雨帳，罩着會場及其他。叢叢黑色的濕雲從河南的一個崗頭掠過，低低地飛向北方去；跟着濕雲的厚薄，雨線一陣粗，又一陣細。

觀衆走了，走到會場前面一條馬路旁邊的木屋的雨簷下躲起來。雨腳沉重地踐踏着馬路和草場，萬千個泡漲着，裂着；裂着，又漲着。地面上濛濛地騰起成尺高的雨塵。樂隊，學生和警察堵起的肉堵塌塌了——他們活像一個大浪噴向講台，木屋和四方。軍隊們換了個方向依然銅像般僵硬地兀立在雨林中，個個鋼盔有一片灰白的光輝在閃爍着。

軍隊畢竟是軍隊呵，但他們也走了，當雨線變作雨繩的時候。

，這正是日本「武士道」嗜殺的心理表現吧！

除了以上所說敵人的暴行以外，在日本國內有名的月刊雜誌，常登載着「殺人比賽」的紀錄，且加以讚揚的文字。最近我們又發現在淪陷地區敵兵炙食我國同胞的肉；這種野蠻殘暴的行爲，未知已否到了「武士道」登峰造極的時候？

我國對於日本的俘虜，都是加以優待的；關於優待俘虜，在日本軍人的腦海中，恐怕始終未有過這種念頭，他們對於我國平民尙且殺之不足再加以炙食，其他更不問可知了！

我國向來雖未嘗以武士精神自詡，然而，「田橫死士五百」，這種事實，祇是中國數年歷史中一部份的武士精神的表現，而孟嘗門客，亦祇爲孟嘗君市義未嘗爲孟嘗君殺人，這種忠義仁愛精神，更恐怕不是祇懂得炙食人肉的日本軍人所曾夢見，我們找遍中國歷史，也翻不出一些炙食人肉的紀載。

嗚呼！日本的「武士道」！

★ ★ ★

冷場！可怕的冷場！

眼巴着濕雲稀薄了，眼巴着雨線無影無踪，剛才驟驟在講台，木屋和四方的學生，警察和軍隊重新佔領着原有的陣地……看光景，火炬巡行大會總會開得成了。可是，一團濃厚的濕雲爬過頭頂，雨復大起來。

就在粗野的雨林中，挺着胸膛，踏着整齊的步伐，以回行縱隊的威武姿出現的幾十個某學校學生，從馬路開進了會場，嚴肅，緊張，堅決的氣氛跟着四周迸發，新鮮，潑刺而有力的激盪着幾百個人心！真的，會準開得成了！可是——可是讓雨線聯綴得草場上幾百個人的衣裳濕淋淋的時候，台上有一個軍人站出台口，噙動着嘴吧，搖了幾個手勢，台下的人海向四周潰散了。

呵！火炬巡行是改期了！

——火炬巡行是改期了。假如明晚又有雨呢？……

冒暴雨，跟着隊伍退出了會場，他們仍然以原來的英姿穿過街心，在雨林中突進着，突進着！

（三）熱烈與悲憤的集會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一陣尖銳而高亢的歌聲把我驚醒，到臨街的東窗俯視下去，百把二百個戴着大成灰的軍帽，穿着大成灰的中山裝和短褲而又穿着一雙草鞋的小孩子，正追蹤着一面紅花白色的旗幟，行進在

街心。他們是去參加七七抗戰建國週年紀念與追悼陣亡將士和死難同胞大會的。

洗過臉，我也和幾個同事參加開會去。會場還是公共體育場。

到時，會已開着了：有人在台上演着說。穿過有兩個荷槍實彈的兵士守衛着的柵門，匯合人海去，看清楚，演說的人是個軍官。

參加開會的人很多，估計一下，除掉散區場的四周木柵外的幾百個人，就場內的參加者也有二千多。十把二十面紅底白字的長方形的旗幟在會場左邊列成一行，參加者就跟着自己的旗幟排列在講台的前面，擺成緊密的方陣形。這陣形里面，包括着學生、軍隊、公務員和警察……城鎮、城東鎮……來參加的民衆站在最前線，百多個人里有不少的老頭兒和婦人。

那個演說的軍官說的是柳州話，很難聽得清楚，不久就完結了。跟着响起成串的炮竹聲，而跟着炮竹聲的停歇，七七抗戰建國週年紀念大會也就煞場。

一曲哀樂奏起，追悼抗戰陣亡將士和死難同胞大會的儀式開始演進着了。

太陽的威儀褪了顏色，天沉着苦臉，灑下串串的淚珠。

整個的會場深深地沉浸于嚴肅、悲哀、痛憤而無聲的憎恨的氛圍里。

在瀾漫全場的嚴肅，悲哀，痛憤而無聲的憎恨的氛圍里，默念，獻花圈，讀祭文後，哀樂重奏起，伴着一片炮竹的爆裂聲，同時跟着如林

的鋼鐵的拳頭的起落，平地給掃起柱柱雷鳴！

「七七是偉大的抗戰建國紀念日！」

「……………」

「紀念七七要實行抗戰到底！」

「……………」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國萬萬歲！」

(四)血和火的交流

太陽走到了末路，紅漲着臉把殘光作孤注一擲的時分，爲紀念七七抗戰建國日而舉行的火炬遊行大會又在公共體育場上開起來了。

會場的情形和早上並不兩樣：台上有人，場上有方陣，方陣外來去着觀衆，場的四周木棚外站着不少的人群。所不同的，是講台的瓦簷下換上了寫着「柳州各界舉行七七抗戰建國週年紀念火炬遊行大會」的白布橫額罷了。

我們幾個人站立在方陣外，正面着講台。演說的又是個軍官，他的柳州口音通過了台上的擴音器，沙啞得分不出在說些什麼。

那個軍官的沙啞聲音停止了在場上跳躍的時候，千百個捏握着光明的種子的鐵拳有力地打擊着天空，千百個嘴巴發出同一的怒吼，掃蕩着大地和天野。棲宿于木棚外的疏林上的什麼雀雀給驚嚇得環繞着疎林，飛着，叫着；叫着，飛着。……暮靄已經輕輕地籠壓着河南的崗頭了。

「燃炬！」
首先，方陣前頭的光明種子萌芽了，成長了

，而且開着柔柔血的花，火的花了。跟着血的花，火的花在方陣上開遍，整個的會場閃耀着，跳躍着燦爛的光輝！

解下台上的白布橫額，用兩條竹竿撐起來，迎接着七月的熱風走在前面，主席團，銀樂隊，各中小學的男女隊列中雜着串串各機關團體的代表，警察和一長行徒手的軍隊殿壓着後頭，但最後的是自動地參加的一大群民衆，遊行開始了。

因爲前頭的人走得太快，走中間以下的隊伍一出會場的柵門就得拼命地飛奔起來；血的花，火的花在他們的拳頭上揚着，發出颯颯的呼聲。

計一計，參加遊行者有一千四百五百人。在大地和天野上，夜魔與月神正展開劇烈的佔有的鬥爭！

我們幾個人從別的路徑走向繁盛的市區去，馬路上來去着簇簇的人羣，而十字街頭上血肉的城牆沿着馬路的邊旁建築起來——萬千的人們在熱情地迎候着光明的隊伍！萬千的人們是在急切地渴望着光明的蒞臨呵！而從他們的臉色表情和動作里，可以得出同一的號叫——

光明是我們的！光明快來了！
二七、七、于柳州公園思柳軒。

時代動向

第四卷 第三期要目

論財賦金與抗戰建國……………方少雲
漢好自首條例的立法原理……………任啓珊
救濟難民之中心問題……………會三省
精神升旗的偉大意義……………徐慶平
斥無恥文氓都達夫……………余慶三
國防重鎮的遂溪……………安遠人
大轟炸中的幾件小事……………安遠人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投稿。
- 二、來稿無論論文，譯作，文藝，通訊，每篇以不超過三十字爲最適宜。
- 三、來稿登載後，奉酌薄酬，每千字粵幣一元至三元。每月結算一次。
- 四、來稿未盡私章者作却酬論。
- 五、來稿本社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於投稿時聲明。
- 六、稿件發表時，用何筆名，隨作者自便，但稿末須註明真姓名及詳細地址，以便通訊。
- 七、文章由作者負責。
- 八、經本刊取用之稿，不得向他處發表。
-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發還。如于寄稿時特別聲明並附有足額郵票者，得將原稿退還。
- 十、來稿請寄本社。

華南唯一大報

中山日報

——消息最確實 記載最詳細——
——言論最正大 編排最醒目——

價目：日報 每月國幣一元（外埠另加郵費）
夜報 每月國幣二角

地址：廣州市光復中路七十九號

電話：編輯部 一一八二〇
營業部 一〇六五七

由張鼓峰事件窺測防共協定

鄭秋華

一 日寇屈服了

日寇改變作戰計劃，把防蘇的精銳部隊，儘量調來長江以作「孤注一擲」，企圖實現速戰速決迷夢，拔出行將折斷的泥足。不料正在沿江兩岸開損兵折將，距離陷落武漢尚遙遙無期當中，忽來一聲霹靂，發生張鼓峰的嚴重事件。這，不但世界人士要驚嘆爲第二巴爾幹烽火快要爆發，即慣於挑釁的東方海盜，亦出乎意料之外，威嚇外交碰着無情打擊，弄得驚魂莫定，徬徨失措了。

「東京其聽話！吾人決無所畏懼。」這樣以牙還牙以爪還爪的膏頭棒，已把礙行的強盜，打入進退維谷的苦悶中去了。看他怎麼應付？就此斂跡消聲。俯首屈服下去嗎？這，不但拆碎了自號爲「不敗皇軍」的臭架子，爲夜郎自大的強盜所難忍受；而剿赤先鋒的一派鬼話，亦給人拆破無餘了。在防共烟幕下侵略中國，是強盜最拿手把戲，現在正式地道的蘇聯共黨紅軍，針鋒相對，還要退避三舍，英美資本家也可認爲強盜的剿赤先鋒，一切都是虛偽，防共協定中德意兩個伙伴，亦將認爲強盜既到了勢窮力竭，不能再倚爲打劫助手了。將把舉國嘍囉，傾巢出動，以求一逞嗎？眼看這就是絕路。強盜侵略中國已弄得欲罷不能了，若再加上一個軍備堅強的大國，拊其腹背，不但經濟上軍械上得不到充分接濟，沒有戰勝的把握，就兵源補充上，也要殺到強盜滅跡絕種。

快要覆滅的日寇，終於擰了一條最掃面子的路綫，接受全部

條件，對蘇屈服了。

二 希特勒對防共協定的看法

正當日寇進退維谷，五內焦灼中，他就想把防共協定，應用在這兒。據最近傳來消息，近衛曾三電請希特勒援助，發動進攻蘇聯西棧的烽火。自己準備在西伯利亞，來一二回搖旗吶喊，即可收拾面子。自然，這是強盜最占便宜的賣買，假如希特勒中他奸計的話。可是，利害不一，同床異夢的希特勒，還有他自己本身的苦悶。因爲捷克事件的試探，已給英法蘇的團結力回擊得垂頭喪氣，憂心如焚了。他爲自己國家民族前途打算，現在已堆着笑臉，和英法提手言歡，如最近派遣心腹魏恩門訪問張伯倫，及法政界評論家所說：「德國業已了然于日本不足恃，不得不自爲之計，爰乃向英國有所接洽」就不難窺見希特勒對防共協定的興味索然。他能否給強盜撐腰，亦就成爲絕大隱謎了。要求他用以卵擊石的冒險姿態，對人鬧亂子，那就是強盜的過分妄想。所以當海盜哭着喪臉來請求援手時，只好叫他自己先下水，出兵到西伯利亞做一回驚人事件，和敵人分回高低後，再作計較。

原來，希特勒對防共協定的看法，是不同東方強盜一樣的，本月三日柏林哈瓦斯電：

關於日蘇兩國緊張關係，德國政界人士，頃加以評論，咸望各該國維持外交關係，從而保持和平。並謂：日本正有事於中國，以蘇聯紅軍實力而論，實足以制勝日本，日本乃係德國之同盟國，截至目下爲止，日本行動已使英法美三國轉移

其視線于遠東，此于德國有利，今茲日蘇兩國若果發生戰爭，日本國力勢必為之削弱，則非德國之利矣。抑蘇聯倘在遠東方面，與日本發生大戰，德國向東歐發展時，在行動上雖可獲有較大之自由，但此種便利並不可恃，緣西方各民主國，已因日本侵入中國而表示憂懼者，屆時必因日蘇開戰，而為之寬懷故也。

所以，希特勒對防共協定的用意是要日本強盜在東方興風作浪，轉移英美視線，利便在歐洲威嚇詭詐。若因為向東歐發展，牽動各民主國起來襲其後路，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危境，希特勒還有理性，就不至魯莽滅裂如此。此回的飽享閉門羹，當不是偶然事故啊。

三 黑衣宰相的難靠

日本強盜在希特勒室外吃了閉門羹，再想到做着地中海內湖美夢的黑衣宰相慕沙里尼，希望他出來旁敲側擊，幫同希特勒出兵。據說他在柏林號泣無效果後，又派一個信使跑到羅馬，向慕沙里尼哭訴「冤抑」。顯然地這回的結果，將不出我們的推測，會遭受更慘痛的打擊。理由很淺顯：

第一、慕沙里尼對蘇聯的利害衝突，比較希特勒不可同日而語，希特勒既然要把對蘇作戰的犧牲推諉，自己自然樂得順水推舟，做一回不傷情面的拒絕。

第二、慕沙里尼自對亞用兵後，國內工商疲弊，經濟枯竭，民衆痛苦，不長進的佛郎哥惹起的西班牙烽火，已弄得他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了，那裏還有再跳火坑的勇氣，和強大的國家作戰。

第三、慕沙里尼的和日德二個法西斯，互相勾結，是用來嚇詐英法的。亞比西尼亞戰爭結束後，黑衣宰相的嚇詐政策，已有了相當收穫，他自己度德量力，自然對這樣富有冒險性的政策——嚇詐英法，要適可而止。現在他吞下的黑麵包，還在肚裏膨脹着，消化不良，不能不希望英倫紳士的藥石救濟，所以，急急和現實外交家張家倫結下英意協定，來做敲門磚，企圖打開紳士金庫做他開發阿比西尼亞的資助。當然，沒有什麼心機探聽不甚疼切的小弟弟——日本強盜的哀求呢。

第四、恰恰相反地，他對防共協定內在的衝突，遠甚於他的假想敵人——蘇聯的衝突。雖然，義蘇二個國家，一則是法西斯蒂的開山祖師，一則是共產社會的發祥聖地。但他所有的衝突，僅有思想不同而已。雖然，有時會因思想不同，造成兩個積不相容的敵對地位；然而僅有思想的衝突，儘可用政治，文化，教育，各種手段，去防止他，改變他，若非瘋狂如日寇，斷不會因思想不符，輕啓戰雲，斷送國脈的。反之，他對德有多腦河地中海爭霸的永遠不可避免的利害衝突；對日有經濟上的大競爭，試舉對義輸出占最高額的生絲為例，在合衆國，在中南美，和南洋各地市場，皆站在劇烈競爭的地位，處處受日本的廉價傾銷的大威脅，是慕沙里尼所明白的。以數年來我國對義經濟關係觀察，義貨的輸入年在一千萬元以上。（一九三二年二一、六〇七、〇〇〇元，一九三三年一六、七二九、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一二、四六二、〇〇〇元，）美人對華投資數量亦不甚小。（據美人雷茂教授的調查有四六、四百萬元美金。）其對中國航業，更有不可忽視的勢力，那末，強盜的侵畧中國，損害義人權益，尤為

慕沙里尼的啞子吃黃蓮呢。

根據上述理由，我們敢信慕沙里尼斷不會因防共協定關係，為日寇拚命出死力的。所以批評家說：「黑衣宰相是防共協定中最游移不定，最易忘却舊情和他人，發生多角戀愛的不忠實份子」，這是忠實的說話。只要看他正當蘇聯動員紅軍百萬驚人消息中，却與敵人的友好——法蘭西醞釀談判，這一回多情秋波；和羅馬方面對日蘇事件除却幾間報館作應聲外，至今不見什麼表示，就是慕沙里尼無意援助日寇的有力証佐。

四 皇軍的醜劇

自力不足，乞援無靈，妄自尊尊的所謂「皇軍」，只好在萬目睽睽當中，對着口口聲聲所說的剿赤先鋒的對方屈服，白白地申演成一幕最丟臉的醜劇罷了。

我們的抗戰，是本着「自力更生」主旨，給予強盜以迎頭痛擊。國際環境的轉變，絕對不能把我們的主旨輕易動搖。但皇軍醜劇，不期然給予我們抗戰前途以良好影響，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第一、醜劇申演後，強盜的紙老虎益發給我們戳穿，更鼓勵我們的抗戰情緒，堅定我們的勝利信念。

第二、世界輿論認定：「中日兩國之間，倘無戰事，則日本對於此項爭端之反應，定必十分強烈。時至今日，亦惟有寬致友好解決方案，予以見日本所處地位，遠非一年前可比。」（巴黎事業報）我們抗戰的偉大收穫，已擺在世界人士眼前，自後定能更博得世人的同情和援助。

第三、強盜的色厲內荏，給世人認識了

抗戰在徐聞

玄明

一、徐聞位於雷州半島之南端，隔海與海南島相對，是粵省南路交通終點，也是海南島交通樞紐，因海南島與香港有特角控制南海的形勢，更顯其位置在軍事上的重要。全縣瀾邊沃野，最宜農事。惜自民七以還，連年匪禍，田園荒蕪，地方經濟，在抗戰以前農產品出口頗多，周轉尚能裕如。全縣人口約十有二萬，縣城則因避亂而畸形發展，竟逾萬人。教育不發達，全縣完全小學僅六間，中等學校，尙付缺如。民性刁蠻，封建勢力特深，幸地方黨派之見，漸見消除，頗能求治，祇人才尙感缺乏耳。

二、文化運動 本縣教育不發達，文化水準低落，既如上述；抗戰以來，一班同志頗思致力於文化運動。近來除由當地黨部創辦旬報外，並舉辦新徐月刊，以期激發群衆的民族意識以及抗戰情緒，雖屬簡陋，努力做去，亦是大好之事

，法西斯三兄弟的關係，給世人看透了，將來的威嚇，再不能有什麼作用了，愛好和平的人士，必然更放胆助我，或者進一步對強盜採用實力制裁。

第四、強盜慣用對外挑撥戰爭，以鎮壓國內反動思想，現在張鼓峰事件碰釘，威信掃地，將使民衆反戰情緒，表現爲行動化，促狂妄的軍閥加緊崩潰。

。現在參加該地青年群文化社的青年已有十數人，此間素無婦女會與工會之組織，現亦相繼成立。素極衰落的南路文化，自「南路日報」，「自衛堡壘」及「新徐」等出世後，已漸勃興。

三、地方行政 就高雷兩屬而論，地方行政，不免仍有往日官僚把持，拉攏地方紳耆以圖操縱自便者，亦有忙於徵兵募債而忽畧民衆訓練與社會事業者，在目前嚴重時期中，祇有把握現實透過半封建勢力，配合各方力量朝着民族解放之途邁進！

四、自衛運動 抗戰開始威感武裝自衛之需要，十一區（高雷）自衛團現已編成。計高雷民槍不下十萬餘，刻正規劃訓練，雷屬（十二區）亦在編組中，查徐聞民槍約十餘，照雷屬辦理現況，似以此間爲較勝，但各鄉員隊，仍嫌漫無訓練，至社訓工作，除壯丁訓練繼續進行外，刻

并舉辦鄉鎮長集訓，開辦以來，頗具成績。黨務工作同志，皆兼負政訓之責。但該地方文化水準與政治認識過低，故仍未能有迅速普遍的開展。月前敵圍于縣之三塘港登陸竟為我竹山壯丁隊擊退，因是民氣大振。

五、墾殖事業 本縣沃野荒蕪，貨棄于地，殊堪惋惜，年前人多注意及之，官辦墾殖，有軍墾區，墾殖場，私人經營者不下數十家，多種

編後的話

本刊出世以來，際已半年。我們的打算是：「半年為一卷，每卷十八期」；那麼，這期剛好是第一卷的末一期，也是第一卷的結束。下期就是本刊第二卷的誕生。

半年來的本刊，可以說是「平平的發展」，但，離我們的理想尚遠。我們為答謝愛護本刊的讀者大眾，自然要益加奮勉，以達成我們的理想

二卷一期(下期)，我們決定出「民主問題專號」。「民主問題」，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本來是不成「問題」的，總理的民權主義，就是現世最進步的，最完善的民主主義的理想。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當然要實行民權主義的民主主義，這是絕對不成「問題」的。然而，現在正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以圖擾亂抗戰建國的統一陣綫，其用心誠不堪再問。

本刊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並不是為湊湊熱鬧，而是想為這「無中生有」的問題作個結束。就編者的淺見：以為我國的政治改革，並不是一些原則和原理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總

蔗稍，豐年糖米出口，歲逾百萬，抗戰事發後，出口貿易低減，竟有自毀其業者。企業投資，多已退縮，地方生產影響甚鉅。在此抗戰建國中，希望政府作有計劃之大規模墾殖，或貸款，舉辦農業合作，以調整地方生產。

此間民氣振奮，人心鎮定，雖時有一二敵艦遊弋雷瓊海峽之間，敵已不敢妄動，交通仍無阻。 八月十五日於徐聞

理的三民主義已指示一切，確定不移的了。將來中國政治的改進，必須從政治哲學上去理清一般國民對「政治」的觀念，從教育上去提高一般國民對「政治」的智識，同時，從政治機構上去轉移風氣，增高效率。這三個問題沒有解決，誰來都不成。

其次，我想對本刊的通訊員說幾句：我們很熱切的歡迎各地通訊。寫通訊切勿鋪張和敷衍，要將各地方各種事件的實況切切實實的寫出來。對於政治、社會的狀況，無論好壞，坦直的寫。不要為人捧場，也不好意氣用事。

最近我們得到一種驚人的消息，就是在惠州海陸豐方面，竟有人偷偷地將鎊礦，一直運到上海上等候着的日本運輸艦上去。我們又曾聽到種種「發財難財」的消息。這些，我們深盼地方通訊員能給我們一個詳確的材料。國家到了這樣嚴重的關頭，人人均要激發天良，決意為國家而犧牲；無論死於敵人之手，或是死於涼血國賊之手，都是一樣有光榮的！

廣告價目				定價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一	冊數	國內	國外
特等	底外(雙色)	五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全三十八冊	一元四角	三元二角
優等	底內	卅五元	十八元	十三元	國幣七角	同	同
普通	正文前後	二十五元	十三元	九元	同	同	同
不足四分一者價目另議 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函索即寄				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 本期售價國幣四分 預定			

統一戰線旬刊

編輯者：統一戰線社
 發行者：統一戰線社
 社址：廣州 惠福西路米市街八十五號二樓
 經售處：廣州 生活書店
 北新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 民衆書局
 新民圖書雜誌公司 世界書局 漢口
 香港 南寧 汕頭 海口 江門
 台山 梅縣 各大書局